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東橋先生友誼

子新字

曾大父釋盜

天上見龍

馬文璧竹枝詞

姚叙卿先生

畫品補遺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永慶寺

書品補遺

自草墓志

吳公擇婿



仲衡厚德

二則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鑒

生殯

黃許二老人

丹丘隱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冶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水東流

神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都諸醫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鏃斗

巡城

輿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靈籤

寵寵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鷺

烏龍潭

盧苑馬

讀書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王顯

李疑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七



遯園居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為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
察事秉公持正即權貴關白畧不少徇留都清議因
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
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
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

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嚙呼鼓儻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涖任止攜二竹筴箸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吏一督學御史以枉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

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答庄戶邂逅致死子新懼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邁人命事將遠遜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子新之才廳事書室中屏幃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曰不然子新詩才實高其書真度越流輩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卽費諸倡家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

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關竅。更狂僧醉聖，探奇掇雋，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歛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鐙，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掃，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適起，遂擅海內書名。或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爲極。其爲之標譽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頰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爲人言後病易箒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
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如
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
曰爾輩第臆爲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滬
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頤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
父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天
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

須其過乃出時以爲喘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
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
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
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
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
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
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

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豁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適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

譽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別駕鋼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燿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舊院妓馬守真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十名。而孫公繼臯第三十三名爲狀元。相去恰六人。其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駢作。江水汜濫。從來所未有也。張韞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箚蓬苦靛綱。一日偶揭視之。見靛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鬣纖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已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籀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懿太子專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爲建寧府六月立粵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客居書言 卷七
無子深以爲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爲太子矣。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爲寺。不知自

何時。梵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爲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爲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尺。竟壁無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
 真陳別駕鋼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
 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
 背而為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
 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遒勁上逼古
 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
 麗翩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
 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者以為豐南禹之後
 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璧黃吏部甲楊太
 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
 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為奇偉許奉常毅
 亦自草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
 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
 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

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綠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疑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竄者死寧亡吾竄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

仲衡爲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臬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爲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密座齋記 卷七
爲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也湯叅將胤勳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稿詩法鉤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濬有嘉遯子集吳進士理有石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銀有竹溪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吹呖餘音憨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
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尚書
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
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
居集徐參議珏有石林稿王吏部鑿有西治遺稿陳
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
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
錄青田稿謫游稿郟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乞

養堂稿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
稿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
惠公集顧副憲璪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
誨似錄游名山錄晤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
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
奏議許山人陞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
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
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
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奠錄顧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清華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粵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說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鎮傳詞譜續集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弟大輿有子坤集殷宗伯邁有逍遙漫錄懲忿室慾二編閒雲館野語金山人鸞

蕭爽齋詞集許奉常毅有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璧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雨
山墨談客窻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暘楊太學希
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
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
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
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
咸有晞真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游燕雜記大
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卜州守鏜
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憲存德

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黌有二淮稿
李經歷曉有賓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
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
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
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伸有百篇
詩倪明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
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鑿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

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剎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

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夭。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爲時聞人。癸卯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爲必中解元。及開榜。目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荅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荅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

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
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
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摯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
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塵無夫里之
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
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
奪精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軼事稱而慕
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
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倣而爲之治喪七日
賓客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
撻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邪殯日極儀物
之盛已自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
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噉對客
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容屋贊言 卷七
壽之道弗谷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爲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挺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冶吏部之幼子也少

有高韻爲諸生謝去。脩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藏闔。雙陸決勝負爲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蒲履。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縉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爲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程史諸書數十卷。字細如蟲足。蠅頭。性好詭。

語冷而趣遙爲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嗃嗃終日至
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筓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瘞張
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元爲龍翔
寺基塔卽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甃
爲屋障塔前閣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
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旂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
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
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
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
以伯父呼之旣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
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卽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
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
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
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荅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爲禮。故也大尹之子爲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飭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緣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

客三賀詩 卷七
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塲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濶一寸三四分長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殺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殺七八器亦已刻入席申末卽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

城外新亭今石子堰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麟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
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
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
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
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
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
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
顯貴名德人卽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 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
寰勅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借張韞
甫雇輿往比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
甫輿前行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
圃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
甫悸噤不敢出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顯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襍症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襪。繫小皂。絛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纔屬口。輒嘔噦。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虻蟻上爭。噉胸次。攪繞作惡耳。試頓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柰。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與人二大盃。初尚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旦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糝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卽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給已病終已不可爲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瘤若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瑠璃為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曼曼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貲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余嘗為文記之無何為其徒竭譖被逐而死於吳之

平望叢林中至今為之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簷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眾人自下望之為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咸詫以為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
狡僧人酉陽雜俎言唐瓦官寺因無遮齋衆中有一
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
捷若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
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鏹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
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
爲占軟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鏹斗耳字書以鏹爲

温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
鼎則卒難至熱故温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也
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
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閭巷間地方有闕者
總甲卽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爲分割決遣而去正
德間吳文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
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

客座齋言 卷七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咨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爲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也頃孫豕宰不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言隆慶初見南監聽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烏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一牝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卽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揶揄憶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賠賍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板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赴京販酒米販紗段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甃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揚紅藥參差映帶最爲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爲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
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
亦可爲民間財力虛羸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
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
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
者。余生平凡，有所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
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

果物。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
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
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
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
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
者尤多奇應。

龕竈

張韞甫言其鄰人噉飯時，有龕竈墮碗中，亟摘去之。
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其爲寵畜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
寵畜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
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叅將其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
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
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鱉嬰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爲
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蟇數十者今丁巳春下
關一婦產一夜又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嚙人跳跟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
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
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
變嬗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
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
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
天台山中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鸚鵡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
真珠者櫛比晶瑩異常免爲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
士人多爲詩詠之

石磔金都閩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
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鬣性頗馴不似它狙
狝之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
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爲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
初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
有此種不足爲異

紅鷺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
樊屬王詣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鷺者飛甚
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霽乃知世所畫霆神脇
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
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空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輿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卽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以所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龍在內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搔抑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間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日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爲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爲浩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浚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爲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間卽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覲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卽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卽其終身學古無它者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

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爲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真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爲子敏耕娶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之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池石故事，手自爲記，屬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爲宮內，傍有護龍河，石甃尚在。元則爲龍翔寺矣。石不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糲也。伶于筵前發科，黝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炊粳米三斗爲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扃戶呼伶，前曰：來若何等人，卽噉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

我我今爲若具食而輩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
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啣嚶請命久之
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
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旣入而家人私以梯縱
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廩廩亡敢或
偃蹇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
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

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
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
同要須隔紙窻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
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
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
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
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

相見汪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敢申院遂中輟公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厄屬奇筮之奇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囚囹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矚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旣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

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爲傳其事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芻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爲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

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卽金陵爲帝元吉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客座贊詩 卷七 三八
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顯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穀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

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傲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悔所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爲文章奇偉伉俪然恥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
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
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
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
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汎室具
床褥爐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
手問所苦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衾席穢不可近

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頰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
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
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
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
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
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
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
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
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

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
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為風露所感
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
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
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
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
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真義士似杜環

客座贅語卷七終



